

# 我的爷爷

□ 陈兆扬

那是1997年，一个寒冷的冬日，我的爷爷在走完了他86年的人生旅途后，在家中溘然长逝。从那时到现在，算起来，已经整整过去27个年头了，岁月流逝，但爷爷的笑容容貌和他一生勤劳的身影总是在我的眼前浮现，让我始终不能忘怀——

从我记事起，爷爷整天都是忙碌的。在生产队里时，除去生产队长外，爷爷每天几乎都是第一个到村南的场上，从队长那里领一天的活儿。爷爷做农活是把好手，耠子、犁、耧、耙样样都精通。爷爷耕的地从来没有硬梗，耙的地没有一块鹅卵石大的土块，而耩的地出的苗齐全，就是开苗也容易。所以，凡这类的活儿，队长都叫爷爷去做。爷爷还是一个车把式，队里收了庄稼去公社交公粮，都是爷爷负责运送。每年队里出河工，也是爷爷赶着车把工具运到工地。

包产到户后，爷爷更是忙碌。每天天不亮，爷爷就已经下地干活儿，天不黑不见回家，以致我家的晚饭比别人都晚。那时，家里分了一头老牛，吃完饭，爷爷还要我们给牛铡草，直到伺候老牛吃饱了，他才会躺下休息。

爷爷一生节俭。听母亲说，早些时候，家中地里每年收的麦子都有6大茓子，可一家人平时却是舍不得吃

上一顿白面馒头，平时就吃高粱米、菜团子，只有到过年蒸包子、包上供的饺子时，才可吃上一顿，但里面不是掺着榆树皮就是掺着玉米皮磨成的粉。爷爷说，家里有了一挂骡马车，他想省下钱来再置办一套，给我父亲和叔叔一人一套。我们兄妹长大上班后，时常会给爷爷买些香蕉，我几次看到，爷爷把香蕉肉吃完后，还要用手指甲把皮上的肉刮下来，放到嘴里。

爷爷自己节俭，但对外人却从不小气，看谁家缺粮少面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总会接济一下。一个亲戚早年借了我家一车麦子(1千多斤)，始终未还，包产到户后，亲戚家里有了好收成，就用毛驴车拉着一车麦子来还债。爷爷陪亲戚喝了一两小酒(爷爷平时是不喝酒的)，临走，愣是没让亲戚卸车，说现在政策好了，吃喝不愁了，已不缺这些了，拉走吧。亲戚拗不过，就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一步三回头地和爷爷道别走了。母亲说，不止这个亲戚一家，还有好多其他亲戚包括村里的人借的粮食，爷爷都不要了。

在爷爷的一生中，有一件让他感到很自豪的事。那是平津战役打响后，爷爷应招上前，给天津的战场运送物资、拉运牺牲战士的遗体。当时，爷爷赶的就是自家那挂马车。从

战役开始前到结束后，近两个月的时间里，爷爷驾着自家的马车，不分白天黑夜地奔波。战事结束后，部队领导给爷爷胸前佩戴了一朵大红花。那朵大红花，爷爷从天津一直戴到家里。一路上，想着自己一个土里土气的庄稼人也能为国家作些贡献，爷爷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。当然，这也是他这一生受到的最高奖励。所以，到家后，爷爷就把那朵大红花挂在墙上，每天，一进屋他总会看上一眼；熄灯前，他也会看上一眼。

爷爷好脾气，从来不见和奶奶生气，对他的子孙们也从不训斥。看到我们兄弟没把地里的草除干净，或苗没开好，爷爷就一个人默默地返工。家里，场上的活忙时，爷爷宁可自己一人多干些，也从不指使我们兄弟，更不会骂我们要奸偷懒。那年的除夕夜，我从部队回家探亲，和父亲及哥哥们多喝了几杯酒，当场醉倒了。爷爷见了，出来进去的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，生怕我睡不醒了。听母亲讲，那晚，爷爷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来我身旁探望，直到我半夜醒来，爷爷才放下心。

到85岁那年，地里的活儿，爷爷实在干不动了。那时，爷爷的腰已弯得像一张弓，出来进去步履蹒跚，可还是闲不住。

那时队上分给我几个菜畦，有一

天下午，我下班后去菜畦里的杂草，远远地就望见菜畦里有一位老人在忙着，近前一看，正是爷爷在除草。只见爷爷坐在小板凳上，两手握着锄头正一点一点地往前挪。原来，爷爷因站立不稳，就带着一个小板凳来，把小板凳放在畦梗上，坐着干活儿。那一刻，我的眼睛忽地湿润了——我辛苦了一辈子的爷爷啊，都到这般年纪了，怎么还不知道歇歇啊！

那一刻，我猛然看到，夕阳正透过西边的那片枣树林，将余晖满满地披在苍老的爷爷身上……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爷爷从没有得过什么病，这或许是得益于他一生勤劳。即便偶尔有次感冒，也从不吃药，更别说去医院。

85岁那年，爷爷心脏出了毛病，我们兄弟几个和父亲就带着爷爷去了乡里的卫生院。一到卫生院，爷爷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看到哪都新鲜，特别是看到屏幕上的心电图时，更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，对我们说，这玩意儿怎么还可以在玻璃上蹦啊。也是啊，整整85年，爷爷还是头一次来这里，头一回见到这么个玩意儿……

爷爷走的时候，村里的好多人都来吊唁。人们都说：多好的一个人啊，一辈子可是跟大人小孩都没红过脸！

数次想象，真实的黄河是什么样子，如今，站在中山桥上，漫步金城黄河边，才有了现场感。河水翻滚着，黄色的浪涛撞向岸堤，河岸上，一位身着敦煌飞天舞蹈服饰的年轻女子随音乐翩然起舞。五彩裙带在河风中飞扬，精美的头饰，陶醉的笑容，让人感受到西北特色艺术的文化魅力。

原本想象中的漫天黄沙并没有看到，相反，沁人心脾的清涼之气迎面扑来。我闭上眼睛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这是清风，是新时代的责任感和文化传承。对面的白塔山在夜色中无比高大，我的眼前不再模糊，渐渐清晰起来。身为黄河的女儿，黄河浪花中，有一朵一定是我自己的模样。

沿着南滨河东路往西走，矗立着黄河母亲像，她在群山的怀抱里，微微含笑，俯视着她的孩子，她是那么美丽、那么年轻。我从她身边走过，河道里仿佛飘来一艘羊皮筏子，筏子客站在筏子上，悠悠荡荡，将手中的船桨一次又一次伸进浑黄的漩涡。此时，黄河像是吟唱着古老的花儿调。

如今的兰州城，以一碗牛肉面闻名世界。清晨，黄河浪声渐渐远去，来到一家面馆，排队等号，巴巴地望着橱窗里氤氲的烟气。

“老板，一碗毛细，二两牛肉！”

(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)

# 花喜鹊

□ 孟令伟

我家位于小村的东南部，前面有一个坑塘，坑塘的前面是一排高大的翠柳。一只花喜鹊在其中的一棵翠柳上筑巢生息，寒来暑往已有五年。

每天早晨，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时，花喜鹊便飞上树梢，翘起尾巴，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。民间有着“喜鹊叫喜，乌鸦叫丧”的说法，小村的人们听到花喜鹊的叫声，心情格外舒畅。自此，每天早晨枝头的喜鹊成为了小村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这天早晨，我没有听到喜鹊的叫声，心里好像缺了点什么，于是走出家门，看了看住着花喜鹊的翠柳。正巧花喜鹊有气无力地从翠柳上飞下，趴在地上。一只大黄狗猛冲过来，对着花喜鹊发威。我大吼一声，吓退了大黄狗。走近花喜鹊，只见它一动不动，两只翅膀拍打着，嘴里吐着白沫，眼里噙着泪水，瑟缩着身子奄奄一息。不好！花喜鹊生病了！

我轻轻地捧起它，回家后把它放在炕头上。它的病情十分严重，妻子在一旁急得直跺脚。必须尽快救治！我初步断定，花喜鹊可能在麦田里误食了拌农药的麦粒，造成有机磷农药中毒。我打开家里的小药箱，找出阿托品药片，妻子用手掰开它那紧闭的嘴，把一粒药片放到它嘴里，并用小勺盛着白开水慢慢送下。它躺在炕头，眼睛微睁着。我也放下手中家务活，观察着花喜鹊的状况。

大约过了两个小时，花喜鹊精神了一点，眼睛瞪圆了。为了让花喜鹊安心养病，我和妻子暂时离开，让它独自休息。

午后，我和妻子再次看望花喜鹊，它开始站立起来，扇动着翅膀，扭动着脖子，但还是流泪，嘴里也仍有少许白沫。我和妻子又喂了一次解毒药，以及一点蛋糕渣。

天慢慢黑下来，妻子找来一个纸箱，底部垫上一层细沙，还放进一小碗白开水和一些谷粒，为花喜鹊搭建了一个舒适的窝。她把花喜鹊放在箱内，盖好箱盖。临睡前，我放心不下花喜鹊，便打开箱盖。花喜鹊立刻站立起来，眼里的泪水、嘴里的白沫全无。它看到我便扑棱翅膀想飞。我安慰花喜鹊：“在我家住一宿吧，外面很冷，又是黑夜，飞出去你会找不到窝的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我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花喜鹊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纸箱，它一下子飞出了纸箱，在屋内飞了起来。由于门窗紧闭，花喜鹊连撞两扇屋门，便停了下来，站在客厅的茶几上。妻子也高兴地来看花喜鹊。

近距离细看花喜鹊，它羽翼丰满，头、颈、背都是乌黑透亮的羽毛，翅膀上的羽毛黑白相间，十分招人喜爱。太阳升起来了，花喜鹊的病也彻底痊愈。我和妻子决定，到中午天气暖和的时候，将花喜鹊放飞。

到了中午，我抱起花喜鹊走出家门，双手向空中一抛，花喜鹊展开它那矫健的翅膀飞向天空，在空中盘旋了几圈，落在搭建鸟窝的翠柳上。我和妻子望着它，花喜鹊站在高高的树枝上，头向着我家，唧唧喳喳地叫了起来，好像是在感谢我们救它一命。

妻子笑着说，花喜鹊是有灵性的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每天早晨我们又听到了花喜鹊报喜的叫声。

(作者单位：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)

